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二年

第一三六二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362)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报告(S/7969).....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三百六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汉斯·塔博尔先生**(丹麦)。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印度、日本、马里、尼日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362)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报告(S/7969)。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报告(S/7969)

1. **主席**：象过去的情况一样，当安理会在考虑这项议程时，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提出要求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根据安理会的一般做法，我提议邀请这三个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以便参加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Z.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O. 埃**

拉尔普先生(土耳其)和**A.S. 利阿蒂斯先生**(希腊)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秘书长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到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上星期已作为文件S/7969印发给安理会各理事国了。

3. 我也想提醒安全理事会注意由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日本、马里和尼日利亚等国代表团发起的七国决议草案〔S/7996〕。

4. 安理会现在就开始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了。首先我请我发言名单中的第一位发言人，阿根廷代表发言，他要介绍联合决议草案。

5. **鲁达先生**(阿根廷)：我荣幸地代表我自己的代表团和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日本、马里和尼日利亚代表团把S/7996文件中所包含的有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决议草案提交给安理会。

6. 这个决议草案基本上重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三一(一九六六)号决议，而后一个决议本身又是以一九六四年以来关于联合国部队驻扎问题的一系列决议为基础的。决议草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再延长六个月，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止。这个延长建议是根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报告〔S/7969〕的最后一段。在这一段报告中，他提出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委任活动延长六个月，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政府，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等国政府也表示同意延长委任活动。

7. 我代表我的代表团对秘书长给我们所做的详尽报告表示感谢。这个报告不仅清楚地给我们说明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且给我们说明了问题总的性质。

现在出现的总的情况就是实现了停战，虽然还有一些事件，特别在拉尔纳卡地区，扰乱了令人不安的平静，使人有理由感到忧虑。换句话说，就如秘书长本人所指出的那样，这个部队以它的耐心的和不懈的努力，在执行它的使命的根本职责，以防止再发生冲突和帮助维持法律和秩序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

8. 现在岛上的局势已逐日有明显的改善，虽然一些意外事件还不时地提醒我们局势的严重性。如果联合国部队留在直接对峙的地区，武装冲突重新出现的可能性看来会少一些。然而如果联合国部队一旦撤出，特别是在某些地区，武装冲突事实上就不可避免。正因为这个理由，以及同维持法律和秩序相联系的其他理由，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存在是必要的。

9. 最终解决成为根本争端的塞浦路斯问题则是另一回事。秘书长没有谈到在解决那个问题方面的任何进展。他表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忽视这种局势只能造成危险。在这方面就好象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联合国的经验表明，当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目的还未最终达到之前，和平总是靠准备着的武器和随时可以行动的部队来维持。在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一时无法做到时，总是首先着重解决集体安全问题。

10. 我们主要致力于防止冲突的扩大和继续，但实际解决却受到忽略。这些所谓维护和平的行动也许就是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例子。它们的目的使人可以在最好的意义上称之为警察行动。秩序是维持了，但问题没有解决。我的代表团相信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继续驻扎并没有打算同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它只是延长了这一争端的和平解决，而这是迟早一定会依靠宪章本身来实现的。

11. 在结束之前，我的代表团想对巴西卡洛斯·A. 伯纳德斯先生为安理会所作的工作表示赞赏，他曾代表秘书长于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塞浦路斯工作，并作出了很大贡献。

12.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它在苏联政府的历次声明中，以及苏联政府在国际安全理事会或其他地方的代表的发言中，已反复讲过了。我们现在愿意说明一下，这个立场始终未变。

13. 苏联立场的出发点是：塞浦路斯问题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必须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使世界那个部分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苏联坚决支持塞浦路斯人民为争取完全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反帝斗争。塞浦路斯是联合国的一个正式会员国，它执行的是不结盟政策。

14. 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疑问，解决塞浦路斯内政问题是塞浦路斯人民本身的事情。塞浦路斯问题必须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塞浦路斯的两个民族的各种合法权利必须得到尊重。苏联坚决反对背着塞浦路斯人民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建议和企图，因为这是损害它的基本利益，而只有利于帝国主义强国的。

15. 我们坚信，为了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真正独立和领土完整，一切外国军队必须从它的领土上撤出去，这个岛上的一切外国军事基地也必须全部清除。现在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直接邻近塞浦路斯的地区，最近局势已急速紧张起来。

16. 最近的事态十分清楚地表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帝国主义战略家们已大大加强他们的力量，要把地中海东部变成他们反对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的人民的新的新殖民主义桥头堡。当西方强国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塞浦路斯获得无限制控制权，损害它的主权和民族利益时，谁会相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家们关于他们“尊重”塞浦路斯人民权利的宣言。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正集中在前殖民者的军事基地上，用来反对那个地区爱好自由的人民。

17. 每当塞浦路斯政府大声疾呼，保卫它的合法民族权利和这个地区的和平事业，反对妄图利用它的领土去危害各阿拉伯国家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就以加剧他们的威胁和粗暴的压力作为回答。

18. 某些帝国主义强国正在指望把塞浦路斯无条件地拉进西方军事集团的机构内。西方国家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方式，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提出的各种计划，全部是为了这个目的。

19. 就我们所知，这些计划将分两期实行。首先要剥夺塞浦路斯的独立；然后进一步计划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得以在这个岛上建立新的基地。大家

知道，在实际贯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时，反动力量和军国主义集团已担任了一种角色，而且决不是一种次要的角色。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外国侵略军反对独立的塞浦路斯国家的大规模阴谋；面临着试图把这个岛屿置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下，并用来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集团的侵略目的服务。

20.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的步骤，巩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所有维护小国权利的国家责任，也是塞浦路斯人民的一切真正朋友的责任。

21. 苏联代表团希望提醒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根据安全理事会三月四日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有必要注意制止任何可能恶化塞浦路斯局势的行动。

22. 今天安全理事会就秘书长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至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所提出的报告[S/7969]重新考虑塞浦路斯问题。在这报告中，秘书长再度建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委任活动期限延长六个月，即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止。

23. 就此而论，我们必须指出，联合国武装部队在塞浦路斯出现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到现在为止，这些武装部队已驻在塞浦路斯三年多了，但这丝毫没有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

24. 秘书长的报告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它尤其谈到：“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争执迄今仍未得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已陷入“僵局”。

25. 苏联已在许多场合强调，使用外国部队——包括联合国部队——甚至仅仅是这种部队在别国领土上的出现，都会最终导致干涉内政，产生严重的国际复杂问题，并对联合国本身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无疑这已由过去的经验所证实。

26. 正是由于这一理由，苏联一贯主张，在涉及用联合国名义使用武装力量的问题上应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我们再次考虑到我们有责任指出，遵照宪章，唯独安全理事会有权决定这些问题。

27. 当然，这决不表示我们可以低估联合国大会的作用。大会是联合国组织最有代表性的论坛，根据宪章第十一条规定，它“可以讨论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问题”。

28. 联合国大会对世界人民所关心的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作出了各种宣言和决议，它们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大家普遍理解的。大会采取的许多重要步骤已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铲除殖民主义制度、谴责干涉国家内政、保护小国权利、促进裁军问题的解决以及许多其他问题，作出了贡献。不论因何理由，如果安全理事会无法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它应该决定的事，那么，大会完全可以在它的例会——或者在不容拖延时，在特别会议或紧急会议——中，按照它的议事规则讨论和考察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完全可以依照联合国宪章在大会权限之内，对有关国家或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29. 这是和联合国宪章及各国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它有助于消灭产生紧张的根源和保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利。然而，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们感到有责任强调：苏联将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地反对任何破坏联合国宪章的企图，因为严格遵守宪章是使联合国在各方面采取成功的行动的唯一基础。

30. 苏联过去从未、现在也不会承认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精神和条文的决定，尤其是象代表联合国使用武装力量这种有关联合国责任重大的活动的决定。

31. 主席先生，这是几点一般性的意见，当安全理事会讨论延长武装部队驻在塞浦路斯的期限问题时，苏联代表团愿意把它们提出来。

32. 关于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日本、马里和尼日利亚代表团就这问题提出的决议草案[S/7996]，尤其是它提出的把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期再延长六个月的建议，我们注意到这决议草案重申了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和安理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其他决定。

33. 苏联将不反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多停留六个月，但只有在这符合塞浦路斯政府的愿望，并严格遵守下列条件才行，即：实施这一延长是与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条款完全

一致的——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目前的职能不变，目前的财政费用筹集方法（即以自愿提供费用为基础的方法）完全不变。

34. **主席**：我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印度代表。我想代表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欢迎印度外交部长查格拉先生阁下。今天下午他参加我们的工作。有他和我们在一起确实是一种荣幸和乐趣。现在我请印度外交部长发言。

35. **查格拉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欢迎我在此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亲切的言语。印度常任代表帕塔萨拉蒂大使已使大家充分明了。印度希望在联合国这高级机构中以会员国的身分达到的唯一目的是：在不使用武力处理国际争端保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促进和平与各国间的和平关系。这将是我們处理安理会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的严重问题的基本态度。

36. 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向你，主席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因为你无论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上，或在非正式的商谈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

37. 就塞浦路斯问题，印度代表团和我个人可以说的话很多，但现在不是详细阐述这问题中所包含的政治及法律原则的适当时间和场合。多年来，勇敢的塞浦路斯人民一直在从事反对殖民主义和各种外国支配的斗争。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支配的坚决斗争终于在一九六〇年建立了塞浦路斯共和国。不幸，事情并没有结束。近四年来，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面临着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在印度怀着极大的同情，看到塞浦路斯政府为维持塞浦路斯国家的主权完整、独立和统一所作的努力。正如安理会各理事国无疑知道的那样，一九六四年不结盟国家或政府首脑开罗会议对塞浦路斯问题曾发表过意见。印度是大会通过的宣言的签字国。宣言说：

“鉴于塞浦路斯当前存在的形势，大会号召所有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履行它们的义务，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再对塞浦路斯施行任何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进行干涉，不再把塞浦路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不公正的解决办法强加给他们。

“根据联合国宪章，塞浦路斯作为联合国平等的会员国，有权并应该享有无限的、不受约束的主权和独立，它的人民有权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和阻挠的情况下，按照联合国宪章自由决定本国的政治前途。”¹

38. 秘书长以他的一贯作风，向安理会提供了一份直率而详细的报告，他从多方面提到了联合国部队的作用和他的特别代表在塞浦路斯的工作。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防止再度发生战争，根据秘书长的报告，联合国部队在这六个月内已尽了各种努力去达到这一目的。联合国部队在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区的出现已使一切有关方面不再使用武力，指挥官们已尽最大的努力防止冲突。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这是值得称赞的。塞浦路斯政府那种高度的克制精神也是令人满意的。

39. 鉴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考虑，印度代表团已参加发起了S/7996文件的决议草案。我希望安理会议能一致通过它。

40. **松井先生**（日本）：我想作个简短的发言。首先，我要对秘书长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对特别代表、联合国部队司令官和联合国各部门的文职及武职工作人员，那一切参与联合国处理塞浦路斯问题的人员，为他们在过去六个月中对那里的和平事业所尽的努力，表示最真挚的赞赏。

41. 现在谈到秘书长最近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所作的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7969]，我认为我们说话必须十分坦率。秘书长的报告中提到的塞浦路斯局势，有许多方面使我的代表团感到失望；我们大概不会说这种局势的许多方面是有希望的，我们对这种发展感到痛心。

42. 例如，我们曾指望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去年夏天开始的对话，到今天会产生良好的结果。然而我们发现，这一对话显然已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停顿下来，那以后没有再恢复，而且看来谁也不知道对话能否或何时可以重新开始。其次，塞浦路斯政府与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关系看不出有任何本质上的

¹见文件A/5763。

改善。安全理事会三年多以前即打算进行的调解至今还不能取得进展。有些报告还令人灰心，它们谈到了对联合国部队不合作和敌对的态度。最后，联合国仍然面临着一个高额的财政赤字。

43. 这样，从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前景显得相当暗淡。然而，处于这种局势下，对形势抱悲观或失败的观点显然毫无益处。相反，在不回避现实的同时，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和向前看的态度。

44. 从根本上说，形势的最积极的因素是：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出面，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内，对那里维持和平的事业贡献很大。这是我们必须把前途加以寄托的一个积极因素。

45. 近来人类牺牲生命的事如此可悲，以致毫无疑问可以说，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一般是有价值的。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行动基本上是良好的。如果说它没有完成我们可能指望的一切，那么它确实有能力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下，做出更多的成绩。因此它应受到安理会全力继续支持。

46. 由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赞成秘书长的提议，把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委任活动再延长六个月，（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我们因此非常高兴参加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马里和尼日利亚代表团联合发起的 S/7996 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这决议草案现已提交安理会，我们希望它得到一致通过。

47.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的代表团认为，所有直接有关的政府和方面负有最庄严的义务立即重新作出努力，来解决已经持续了三年半之久的最根本的争端。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有一切权利和义务坚持这么做。联合国在这方面应该帮助它们。至于它们，我们觉得它们也必须相应地充分而积极地运用联合国的机构来帮助解决它们的困难，给塞浦路斯带来持久和平。

48. 最后，日本将通过自愿捐献和其他一切适当途径，继续给予塞浦路斯以忠实的援助。我们现在冒昧请求其他政府，特别是那些最直接有关的国家，在它们为这目的而自愿捐献时，应越慷慨越好。

49. **主席：**既然没有其他代表在表决前要求发

言，现在我就提议表决由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日本、马里和尼日利亚联合起草的决议草案[S/7996]。

举手表决。

全体一致通过决议草案。²

5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们在安理会经历过最近几周之后，我们今天可以避免感情冲动，避免无休止的争论，立即采取一致行动，我相信这是值得欣慰的。

51. 在这里我要说，我对苏联代表不再出席表示遗憾。因为我本来希望对他刚才对我们说的话作几句简短的评论。

52. 我曾荣幸地代表我的政府签署了确认塞浦路斯独立的协议。罗西泽斯先生和我可能不会忘记那些为建立主权基地而作的漫长谈判。我应该说，那些基地从来没有用于任何进攻目的，它们确实给塞浦路斯人民带来了许多实际利益。因此，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我仍将对他今天下午想要惹起我们进行冷战争吵的做法表示反对。我只想补充一点，听到苏联代表维护大会的权力和职责，我本人和我的代表团感到极大的满意。他象个改宗者拿出那股热情、信心和魅力讲话，听来倒还悦耳。我接下去想说的只是，我特别盼望着听一听他下一次在保障和平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

53. 先生，你和我们可能不会忘记我可以称之为“停火的不眠之周”的那些日子。我们感谢阿根廷的代表和他的联合发起人，他们使我们今天的工作容易而迅速了。

54. 但是，那不应给人留下印象，认为我们今天的成就不是头等重要的。相反，在近东别处所发生的事，势必使我们更加相信，维持和平的国际行动是万分必要的。

55. 也许在这里不得不参照一下我们最近所吸取到的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在问题解决之前撤出维持和平部队，会立即产生什么恶果。我们现在完全

²见安理会第二三八（一九六七）号决议。

明白，停战受到破坏会造成什么结果。我们还懂得，我们在这安理会上拖延或者争论不休，会多么危险，甚至造成祸灾。但同时我们感到不无欣慰的是，我们今天又看到，当安理会能以对待紧急事物应有的态度，迅速采取一致行动时，它就可以多么有效。

56. 如果在本月初还有人怀疑国际一致行动对制止战争的效用，那么现在不应怀疑了。同样，如果有人曾怀疑我们在这安理会上寻求协议，以便赢得和平，然后坚持在公正的基础上解决问题，那么现在也不应怀疑了。我们在达成和维持停火方面的有限成就，以及目前我们在近东面临的任务之重大，都肯定并证明我们对需要国际合作和国际权威的信念是正确的。

57. 幸而今天我们能关于目前局势的争论搁在一边。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再拖延、怀疑或者各持己见了。我们欢迎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我们特别感到满意的是，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58. 我们所有的人对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报告，都不会没有印象。这个报告很清楚，很坦率。他告诫我们：“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着”，并且做出结论：“大家公认，如果在直接对峙地区没有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作缓冲，再度爆发武装冲突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S/7969，第175段〕。那确实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形势的危险和紧急同样显而易见。

59. 我代表我的政府重申我们过去一再向安理会提出的保证。我们决心支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所作的努力，希望它能圆满而成功地履行它的使命。从而，我的政府愿意把它的军事人员继续留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的部队里，并且将继续负担一切费用。还有，我的政府愿意继续为新驻扎期按每三个月一百万美元的标准提供自愿捐款。我的政府将继续给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以及他率领下的、为在塞浦路斯寻找一个公正而持久的解决而工作的人员以全力的支持。

60. 同时，由于从一开始我们就支持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维持和平的事业，由于除了负担我们的军事人员的一切费用外，我们的自愿捐助到今年年底总数将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我们觉得我们有权呼吁其他理事

国，特别是呼吁那些至今还没有作出捐助的理事国，参加到我们采取的这个迅速、积极的实际行动中来。我们还希望那些投票赞成和平的国家也能乐于捐助。

61. 我们再次向所有在联合国旗帜下在塞浦路斯工作的人员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敬意，希望他们的努力将获得成功，与此同时，我相信，我们大家不会忘记，近来中东局势引起的另一个重大教训。

62.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告诉我们，经过了三年半以上的时间，塞浦路斯的形势仍然是“打不破的僵局”。他呼吁争执双方抛弃“满足于……勉强停战的现状的危险态度”〔同上，第176段〕。他再次警告我们，停战不等于永远解决。他的警告刚才也由阿根廷代表反复强调过了。

63. 我们恳求在未来这个时期能再度作出坚决的努力，在塞浦路斯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使本来在这个可爱的岛屿上一直没有仇恨、没有流血地一起生活和工作的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可以再度合作，并互相尊重和谅解，造成一个符合大家利益的卓有成效的友好合作的局面。

64. **佩德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所作的清楚、完整、明智的报告，我们大家表示感激。他用坦率的语言描述了我们大家和他在该岛的卓越代表所面临的问题。显然，奥索里-塔福尔先生怀着充沛的精力和想象力执行着他新近的任务。我们可以相信，他，马托拉将军，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官兵们，将继续勇敢、耐心、机智地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并决心公正地完成他们的使命。

65. 我们也要对秘书长的前任代表、杰出的巴西外交官伯纳德斯大使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伯纳德斯大使本来是我们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他在履行秘书长交给他的有关塞浦路斯困难局势的严重职责中，表现了对联合国崇高目标的忠诚，表现了他真正致力于谋求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最高利益。

66.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委任活动已延长到第十一次了。根据当前的条件，我们相信这是唯一现实的、谨慎的活动途径，因此我们投票赞成决议。然而，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各方面务必牢记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即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不能无限期留

在塞浦路斯。由于基本争端的解决还毫无进展，这就比以前更加迫切地要求那些有关方面去寻找新的和解途径。各方面应该根据这新决议，加强与秘书长、他的特别代表，以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充分合作，使该岛长期存在的问题得以逐步解决。

67. 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委任活动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在塞浦路斯再度发生战斗，恢复和维持法律及秩序。显然，如果各有关方面不与它充分合作，这委任活动就无法进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行使正常职责时所遭到的阻挠，使秘书长感到忧虑，我们也有同感。不论何人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我们都感到遗憾，我们希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履行它的职责时能获得合作。

68. 这部队首先必须有行动的自由。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已提醒所有各方，这种自由在书面协议中已规定得一清二楚。任何对联合国人员或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干扰，都是不能允许的。

69. 美国仍继续相信，正如戈德堡大使在去年十二月安理会〔第一三三八次会议〕上所说的那样，进口武器只能是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观点：任何武器和其他军事设备的输入，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执行其委任活动时感到忧虑。关于这点，美国对秘书长报告〔S/7969〕中第27段感到满意，它谈到了联合国武装部队司令对某些武器检查的结果，我们欢迎塞浦路斯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保证。

70. 卓越的苏联代表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塞浦路斯怀有敌对的意图，这当然是捏造出来的。要对我们的讨论做出更积极的贡献，倒不如对驻在该岛的联合国部队表示具体的支持。对于近来为诉诸“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决议所作的辩护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题外话，我们不想加以评论。我们自己对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相互关联的责任的看法，是众所周知的，并没有改变。

71. 尽管我们因根本争端迟迟不得解决而感到失望，尽管联合国为维持和平和促进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面临着许多问题，美国继续全力支持联合国驻塞

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为了证明这点，我代表美国宣布，我们保证在今后六个月内给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的费用将达到四百万美元。这保证正如我们以前的保证一样，它将取决于其他政府对这个行动提供的金额如何而定。美国保证给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的费用，包括我刚才宣布的金额在内，现在总数已超过三千二百万美元。

72. 美国希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继续停留六个月的~~消息~~，将鼓舞那些最直接有关的方面恢复和加强努力，以求得公平而持久的解决。这种延长应该看做是前进的机会，而不是停止活动的理由。我们希望当安全理事会下一次再讨论这件事情时，可以证明这次延长所提供的~~时间~~已被充分利用。一个聪明人说过，时间可以使一切冷静下来，得到澄清，而没有一种情绪会永远保持不变。我们希望，这句话在今后六个月的事态进程中将证明是正确的。

73.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虽然我的代表团投了刚刚通过的决议的票，我奉命提出，我的政府——作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主要捐助者——对此表示失望。我的政府认为这个决议至少对秘书长最近报告中的某些意见，还未能有足够的认识。

74. 当然，在提出这点意见时，我的代表团愿意对这个草案的共同发起国所作的努力表示感激，对在这个极端狂热的时代埋头苦干的主席表示感激。但是在我们看来，不幸的是事件的紧迫性使安理会各理事国未能获得我们所希望的足够时间，以便商讨并寻求一致意见，使达成的决议足以解决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中提出的某些争端。然而我确信我们一致希望，在下次会议时，我们会试图去克服这个缺点。

75. 加拿大跟秘书长一样，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缺少进展表示关切。凡能够导致政治解决的各种新倡议我们都会表示欢迎。在这方面，我们相信，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行使他的职责时，应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全力支持。

76. 谈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活动时，我的代表团相信它会继续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各有关方面都同意：在当前的形势下，这

支部队的继续驻扎是必要的。然而我们非常关心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行使其职责时所面临的困难，因而我们迫切要求各直接有关方面能密切合作，克服这些困难。

77. 我不得不指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延长，使较少一部分国家在提供人力、财力或两者方面负了重担。我的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各理事国，以及联合国各会员国，对这些捐助能有充分的认识，这种捐助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78. 最后，考虑到联合国紧急部队撤退的情况，考虑到联合国对维持和平行动未能取得一致的满意的安排，我奉命还要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对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投票赞成时，我的代表团有着一个毫不含糊的条件，即：安理会核准成立的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是有明确期限的；这个部队自从最初核准后，曾多次延长，这些延长也是有明确期限的；因此，安理会的决定如有任何改变，或任何改变的提议，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必须事先进行考虑。我的代表团认为，不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参加者，而且所有的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理事国，对这个问题有个明确的理解是有益的。

79. **伊亚拉先生**（尼日利亚）：请允许我很简要地说几句。我的代表团对秘书长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安理会和塞浦路斯所做的极为出色的努力表示钦佩，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在他们非常困难、微妙、甚至危险的任务中所做的极为出色的努力表示钦佩。尽管和平受到干扰，但是塞浦路斯的和平得以继续维持，这是他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头等大事所做的贡献，这永远是他们的荣誉。

80. 我的代表团参与了提出决议草案的工作，要求安理会让该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扎期再延长六个月。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么做时，对塞浦路斯局势的某些方面依然缺乏进展感到相当遗憾。我们愿意这样做仅仅是希望在未来六个月中各有关方面将进一步做出一些明确而及时的努力，使这问题得到若干解决。

81. 最后，允许我要求安理会注意，苏联代表声明中的某些部分应该受到欢迎、重视和强调，这些

部分指出，按照宪章第六章，联合国大会有权利，也有义务来讨论和考虑任何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形势，并向有关方面或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在安全理事会因各种原因无法行动时，尤其如此。由于我的代表团在特别政治委员会和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上曾一再坚持和表明这个观点，我们非常欢迎来自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这些支持性的评论。

82. **凯塔先生**（马里）：我的代表团不想在这问题上解释它投票的理由，因为它是安理会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的联合发起国之一。我们的确感到有责任就已经取得的成果对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表示赞扬。

83. 我愿就此机会，强调我们对秘书长的每一个决定表示欢迎。每个人都同意，秘书长的所有报告都是清楚而精确的。因此，从它们产生的所有决定都易于被大家所理解，因为它们作理由就一目了然，只要出于善意就除了按照那些理由解释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

84. 关于决议草案，阿根廷代表已作了光辉的说明，我只想说明，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由我们对和平和保卫领土主权的关心决定的，这是我们想强调的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相信，如果塞浦路斯完全独立，保持它的领土完整，那么就可以减少那个地区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甚至把它全部撤出。在这次安理会会议上，我们的目的不是故意要让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继续存在下去，而是要帮助塞浦路斯取得完全独立，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和绝对的民族主权。

85. **蒂纳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赞成刚才一致通过的决议，因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继续驻扎六个月符合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愿望。

86.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7969〕中已清楚叙述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存在的积极方面。他在报告的第174段中指出，这个部队“在制止战斗的复发和帮助维持法律和秩序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事实上，那是安理会委托给联合国分遣队的任务。不必我来加以补充，他们出色地、以一种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光荣的态度执行着那项任务。

87. 然而秘书长以一种值得表扬的客观态度，

没有掩盖现在局势的消极方面。其中一些据说是由令人不安的平静不时遭到破坏造成的，譬如今年四月马里地区发生的事件就是这样，它造成了市民伤亡和物资损失。那件不幸事件表明，尽管表面上平静，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仍是紧张的。维持和平部队的干预帮助制止了事态的恶化，虽然它还没有带来真正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缓和。

88. 维持和平部队不能对这种失败承担责任。秘书长的报告也提到导致目前这种僵局的因素，即：双方在原则问题上，在日常的共同生活中，都采取了深沟高垒的态度；缺少为他们的的问题寻求和平解决的真实愿望；还有，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希腊政府和土耳其政府间的对话遗憾地停止了。

89. 为了希望结束那种僵局，我们赞同秘书长的呼吁，要求双方“抛弃满足于我仍可称之为勉强停战的现状的危险状态”〔同上，第176段〕。

90. 我的代表团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在安理会〔第一二八六次会议〕的声明中已强调了问题的这个方面。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过去说过的话，然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安全理事会至少能够要求停止秘书长在报告的第178和179段中说的对联合国部队的种种不信任表示。我们相信，这些是由于不明真相的人唆使造成的，负责任的当局将会采取有效步骤去加以制止。

91. 这是不消说的，就法国代表团看来，我们延长联合国部队驻塞浦路斯期限的决定，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应按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一八六（一九六四）号决议第4段来执行。

92. **主席：**我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人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93.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在安全理事会上，塞浦路斯问题至少有一致同意的好处。每逢问题提出，总能获得一致同意的决定。在这一次，我们塞浦路斯政府根据绪言第3段的精神，鉴于岛上存在的基本情况，同意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后，维持和平部队应继续留在该岛。

94. 在谈到秘书长的报告之前，我想对一些国

家的代表表示感谢，他们在发言中支持塞浦路斯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统一，并主张在这些原则下进行合作来解决问题。我还想对那些在财政方面给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行动以帮助、并提供部队的国家表示感谢。

95. 在我们面前放着秘书长为过去六个月所作的报告〔S/7969〕，这是一份清楚而详尽的文件：它描出了岛上的目前形势。在这方面，我想对这积极的工作表示我的政府的敬意，感谢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为维持和平所做的贡献，以及它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决议，为使人民日常生活恢复正常所做的努力。

96. 我要利用这机会向吴丹秘书长表示敬意，他的智慧和客观态度，加上他对联合国及其宪章、对和平事业的忠诚，已成为联合国组织和世界共同体在危急时机最宝贵财富。我们特别感谢他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对他的顾问和工作人员，在这里和在塞浦路斯所做的工作，我们也表示十分的感谢。在这方面，我们想提到联合国部队司令马托拉将军，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塔福尔先生和他的前任伯纳德斯大使。伯纳德斯大使在促进正常化方面表现的耐心和始终不渝的努力，不应该被忽视。因为事实上，正如这次报告和以前的报告所强调指出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是当前局势最重要的方面，它与缓和紧张局势——许多代表团在发言中都认为这是必要的——与促进问题的解决，都有密切关系。

97. 报告说，虽然联合国部队在制止重新爆发战争方面，在协助维持法律和秩序方面，已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在恢复正常方面进展甚微。然而岛上的人民——包括所有的人民——都热烈要求恢复正常。秘书长最近的两份报告对这个问题谈得很清楚。一份报告〔S/7191〕³中这么说：

“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都日益焦急地要求恢复正常状态，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愿这个因素对正在谋求解决办法的努力能产生积极影响。”

³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

98. 在后一份报告[S/7350]⁴中，我们又看到：

“塞浦路斯的普通人民对完全恢复正常状态的渴望和焦急。”

99. 因此，在解决问题中，实现正常化的最必要因素，即人民要求和解的愿望，是具备的。然而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我们必须探讨这个问题。今天这份报告在这方面强调指出，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对正常化意味着什么，还存在着误解与观点的分歧。因此，检查这方面的问题是恰当而必要的。

100. 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上，根据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的决议，是通过两种不同途径进行努力的。一种是通过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交给它的任务是维持法律和秩序，恢复生活的正常状况。另一种是按照联合国宪章，派出联合国调解专员，谋求问题的和平解决。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5671]⁵中所解释的那样，正常化“是人民日常生活正常条件的恢复”，在他列举的目的中，主要的是下列各点：在塞浦路斯的公路上行动自由，包括凯里尼亚公路在内；“在安全条件下，整个尼科西亚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各族人民行动自由；逐步撤出和拆除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所控制的防御工事，尼科西亚的应先拆除；逐步解除一切公民的武装；恢复正常状况，尤其是正常的经济活动；恢复司法机构的正常作用”；以及较次要的类此的其他事项。

101. 因此，在秘书长列举的任务中，正常化是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主要任务。宪法问题是全面解决争端的事，它完全属于调解专员的职责范围，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工作绝对无关。就联合国的职能而论，混淆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把宪法问题提到仅仅是日常生活正常化的范围中来，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妨碍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正常化工作。只要看一看这份报告及先前的报告，这点就可以证实。秘书长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的报告说：

⁴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

⁵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

“不妨提一下，在和我的特别代表的讨论中，谈到正常化问题时，总统建议”（塞浦路斯总统），“应该考虑制定一个计划，根据这计划，除海防以外，政府的和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防御工事、检查站和军事岗哨同样一律撤除。”（这是秘书长列举的正常化工作项目之一）“完全恢复交通自由，包括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可以进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被包围领土。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被包围领土和村庄撤除防御工事，应在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和希腊族警察混合组成的巡逻队监督下进行，条件是在这些巡逻队中，土耳其族塞浦路斯警察应受政府当局管辖。我的特别代表与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领袖们就这个建议进行磋商，这些领袖们重申了他们长期不变的反对意见，认为只有符合一九六〇年宪法，或者在一致同意的政治解决办法范围内，这种措施才是可行的。”[S/7350, 第93段。]

102. 因此，委托给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来执行的正常化的任务遭到了挫折，因为它不得不得等待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种观念与安理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安理会要求在问题解决之前，同时创造正常的局面，缓和紧张局势，撤除武装据点等，从而通过人民之间的自由移动和自由接触，带来谅解与和好的精神。

103. 关于移动自由，我不想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来引述全部事实。秘书长最近的报告这么说：

“即使有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员陪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人也拒绝让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在任何时候进入他们的受包围领土和多数村庄……”（当不存在任何危险问题时）“它只准许极少数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离开那些受包围的领土，访问政府控制区。……在政府方面，它继续让一切人（土耳其人）在它的控制区内的完全移动自由。……”[S/7969, 第105段。]

104. 秘书长谈到土耳其族在他们的地区内禁止自由移动时说：

“这禁令似乎是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来实施的，它很少考虑用实际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此

外，即使是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受包围的领土的居民对政府控制区的短期访问，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导也加以严格限制。”〔S/7611，第109段。〕⁶

105. 他们的目的在于防止接触，阻挠和睦关系，因为他们看到双方民众怀有恢复和谐的民族关系的明显愿望。

106. 秘书长说：

“土耳其族的领导阻止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个人、商业及其他活动方面与希腊族塞浦路斯同胞接触，阻止他们向政府管理部门提出申请，阻止他们中间的难民重返自己的家园。”〔S/6228，第55段。〕⁷

107. 秘书长在S/6426文件中说：

“塞浦路斯土耳其族领袖们坚持毫不通融的立场，反对可能导致两族人民共同生活和工作的任何措施。结果是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似乎故意在奉行一种自我隔离的政策。”〔S/6426，第106段。〕⁸

限制自由移动又被提到了，报告写道：“……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领导应该采取某些步骤，放松它的限制政策，使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它管辖外的地区能自由出入……”〔S/7191，第94段。〕

108.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正常化进展甚微的症结何在。塞浦路斯政府已宣布：

“……政府已准备给予具体援助如下：（一）修理或全部重建任何村庄里所有遭到破损或破坏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的住房；（二）对被其领导强迫离开家乡的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重建家园给予财政上的援助；（三）提供他们从事职业或发挥才能的办法；（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S/7001，第157段〕⁹——这是我们反复讲过的。

⁶同上，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份补编。

⁷同上，第二十年，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

⁸同上，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月、六月份补编。

⁹同上，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份补编。

109. 秘书长最近的报告说，某些迹象表明：

“……政府有一个全面打算，它包括恢复正常状态方面的一切主要因素……即撤除所有遗留的检查站、道路障碍和防御工事……”（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帮助下）“我的特别代表……先后与共和国总统及土耳其族塞浦路斯领导……举行了会谈”〔S/7969，第100、101段〕。这些领导人的行为和态度使正常化的努力受到了挫折。

110. 我提到这些不是为了批评，我只是想向安理会作个解释，使它可以明白为什么正常化毫无进展，而正常化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步骤。同时，它将有助于避免加剧紧张局势以及随后可能发生的一切事件。

111. 对正常化进行所有这些阻碍，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没有和解的机会，没有克服当前的割据状态的机会，这种割据状态是人为的，它的目的是要最终导致分裂的解决办法，不论这种分裂称为分治或者其他。

112. 正当联合国大会在讨论巴勒斯坦形势，当你们对这一头等重要的世界危机在作长久的、费力的、必要的专心思考的时候，塞浦路斯问题又提到了安理会来。每逢巴勒斯坦形势出现危机或者安理会正忙于处理其他类似问题时，塞浦路斯问题往往就在这前后被提到安全理事会上来。我不禁注意到这些事件有一个公分母，它经常反复出现，几乎独占了安全理事会的时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分裂和分治政策。通过破坏人民的团结来分裂一个国家，几乎总是有外力插手的结果，它违背国家的利益，也违背人民本身的愿望。认为这是应付困难局面，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这是虚伪的借口。

113. 但是经验表明，尤其在过去二十年中，这种分治政策曾产生远为重大而危险的问题，造成对和平的最严重威胁。假如我们看一看我们今天周围的世界——不管问题是在联合国内部或外部——我们会发现所有对和平的严重威胁都是来自分治。多数情况下，分治是殖民主义的恶果。我们可以说，在一切情况下，塞浦路斯也不例外，分治、分裂主义者的各种政策总是在分治风行时出现。但是根据曾经实行分治

的一切先例看来，我觉得毫无疑问，今天世界各地再也不应该有任何分治问题了。世界大家庭和公众舆论应该起来反对任何连年战争和动乱的任何其他根源；因为分治是一个国家心脏上的创伤；它以人为的界线把人民割离开来，破坏他们的团结；它造成了感情容易激动的局面，往往一触即发，几乎象原子分裂一样爆炸起来。分治观念本身是与自然的利益和人类的道德规律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造成爆炸性局势的原因。

114. 塞浦路斯岛整体——我觉得必须提到这点，因为我们还不能肯定塞浦路斯这一整体是牢固的——是个完整的存在，虽然它的黄金时代还未到来。这个岛屿尽管忍受和经历过各种外国侵略和统治，它依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塞浦路斯人民决心保持该岛不可分割的统一；任何分裂的建议，不论称之为分治或联邦，或以任何伪装出现，都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115. 我们希望不要因为分治或分割而引起敌意与磨擦。我们寻求本着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精神，在各部分人民间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我们决不相信只对单方面似乎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的某种解决办法会是一种有益的或根本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决不寻求或赞同任何不尊重这个岛屿上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的解决办法，就象我们决不接受任何无视塞浦路斯人民多数人民主权利的解决办法一样。

116. 我们寻求目标一致的所有爱好和平与进步的国家的合作，我们也希望得到土耳其的毫不例外的合作。我们相信，土耳其在处于跟巴勒斯坦极为类似的形势下，已经意识到分割政策的严重恶果；我们相信，土耳其不会愿意这样的局势在包含一部分土耳其居民的塞浦路斯发生。土耳其与我们应该有同样的心情，也不会愿意看到塞浦路斯的局势象巴勒斯坦一样由于分治政策而恶化。

117. 因此我相信，在希腊、土耳其与塞浦路斯之间有充分谅解与合作的可能性，足以达成一项能保证这个岛屿领土完整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分治政策一旦被抛弃，这样的解决办法就能很快找到。

118. **主席：**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119.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现在要求发

言，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正当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忙于处理中东战争所带来的恶果的时候，用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安理会已经处理了三年半的时间，同时也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最成功的例子之一——的技术细节来加重安理会的负担，看来未必妥当。

120. 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罗西泽斯大使竟然丝毫不受这种考虑的影响，认为拿安理会宝贵的二十五分钟来重复他的谩骂和歪曲是正当的。于是赫赫有名的分治恐怖症再一次赤膊上阵了。

121. 我相信我们可以认为安理会的所有代表都已经非常仔细地阅读了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的报告，因此我看没有逐段加以引述的必要。这些段落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释为有利于自己的要求。

122. 然而我还是想暂时离开这点，谈几句关于印度外交部长的评论——这位外交部长恐怕不再同我们在一起了。印度跟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为有印度外交部长的出席感到极大的荣幸。我们一向非常赞赏印度为实现塞浦路斯人民的真正独立所作的努力。我们确实希望印度能一如既往，为塞浦路斯的真正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继续作出努力，因为这终究是我的政府所要求的。

123. 当然，与此有连带关系的，我还必须指出，苏联代表就两个民族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发言，绝不能不受到注意。但我确实希望印度外交部长曾看过秘书长的报告；在读到第29段时，他就会领悟我们在为塞浦路斯各族人民带来真正独立的共同斗争中做了些什么。第29段是这样写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已经注意到希腊军队与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同化的倾向的迹象正在加强。这些迹象包括在国民警卫队中广泛使用希腊军的帽徽，在国旗上，在许多国民警卫队营房的布告牌上采用希腊皇冠，同时还把忠于希腊国王的词句编入新入伍的国民警卫队新兵的誓言里。”

124. 对这一切，我还需再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吗？我们为实现塞浦路斯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愿望是很清楚的。罗西泽斯大使评论中清楚地流露出来的分治恐怖症只是一种神话。没有人象土耳其那样渴望塞

浦路斯的继续独立。可是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在这个岛屿上的扩张主义分子不是只想吃一两块羊肉，而是想独吞全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这就是争吵的焦点。

125. 安理会的许多成员国不断谈到希腊与土耳其间的对话。正如法国代表说的，这种对话已到达“可悲的停滞状态”，这事实使大家感到忧虑。也许安理会代表乐于听到，并没有什么“可悲的停滞状态”。可是事实上，由于出现双方无法控制的情况，发生与塞浦路斯问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新形势，对话暂时中止了。但我相信，现在大家正在作真诚的努力，以求通过接触，恢复谈判。这种谈判，或者说对话，目的在于实现有争执国家之间的充分理解。就我们来说，对话的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足以捍卫这个岛屿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气氛。

126. 我丝毫不知道所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个地区的阴谋。我一向都是这样说的，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继续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

127. 我不愿意占用安理会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不打算象罗西泽斯大使那样引用报告各个段落。安理会代表应该都读过这个报告了，其中许多段落，特别是与科基纳和马里地区以及最近在拉尔纳卡-阿尔特米斯公路地区发生的事件有关的那几段，十分清楚地表明，在该岛的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十分令人不安的倾向，他们企图使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失去作用，并把土耳其人从他们无害地占领的阵地上赶走。

128.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我们曾目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权威，甚至它的存在，受到忽略和轻视这类事件所造成的恶果。维持和平部队在这里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正如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所指出的，是为了防止战斗的复发，在必要时，协助恢复并维持法律和秩序。从安理会多次召集会议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通过了各项决议的事实中，我们清楚看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到那里去的目的，并不是要做某一方面扩张势力的工具，来压倒另一方面。

129. 我们对恢复正常状态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相当清楚的，可是看来跟希腊-塞浦路斯当局的理解并

不一致。我们没有把恢复正常状态理解成希塞当局在整个岛屿上扩张他们的势力。我们没有把它理解成土耳其族对希腊政权非法当局的屈服。假如我们试图以此为前提来实现塞浦路斯局势正常化，那是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只有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在达成政治解决前，不对土耳其人进行任何干预，正常化才能够实现。到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岛屿上“恢复正常状态”，创造一种可以达成政治解决的气氛。

130. 我不想占用安理会太多的时间，但我愿高兴地利用发言的最后机会，代表我的政府和我的代表团，向作了这个非常客观的报告的秘书长，向他那些虽然耗费了不眠的一周，仍不免使这个棘手的塞浦路斯问题受到非议的密切合作者，向在困难条件下作出了辛勤耐心的努力的、秘书长新近在該岛的代表伯纳德斯大使，向在座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塔福尔先生，向已经并且仍在为实现这个岛屿的和平与安宁而工作，并处理形势所带来的许多棘手问题的马托拉将军；当然，也向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和平部队提供人力、财力的那些热心公益的国家，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131. **主席：**我的发言名单里下一个发言人是希腊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32. **利阿蒂斯先生（希腊）：**我原来不打算要求发言。只想通知安理会理事国，我的政府授权我正式宣布，希腊政府将继续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费用，数目仍保持以往的标准，即按每三个月三十万美元付款。这样，到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延长的驻扎期结束之时，我们提供的费用总数将达到五百六十五万美元；这对希腊是一笔相当大的款子。如果我没讲错的话，在未来六个月中，我们保证提供的数目，将使我们在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财政费用捐助国的名单中列入第四位。如果可以的话，我得说，这是特别回答我的好朋友日本代表的劝告的，因为他要求最直接有关的国家应尽最大力量对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费用。

133. 我可以趁我发言的机会，回答我前面一些发言人所提出的两三点意见吗？

134. 苏联代表就塞浦路斯问题向我们重申了该

国的基本立场，同时，他又提出了若干概括的、广泛的评论。他还警告我们——我说“我们”，因为我认为他的警告无疑也是对我的政府而言，——不应该背着岛上的人民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愿意向苏联代表保证，我的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本立场始终没有变。它是众所周知的，它来源于、也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原则。

135. 谈到试图背着塞浦路斯人民来解决问题这点，我可以向苏联代表保证，就我们与土耳其的共同努力而言，任何有责任的雅典人民从来没有过这种企图，也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至少就我们所知——我相信，我的朋友埃拉尔普大使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与土耳其所做的——正如大约一年前希腊与土耳其开始对话时，公报的措词所精确表明的那样——就是试图帮助找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这种解决方法我们相信应该是公正的、合理的、妥当的，因而也能为有关各方所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法也必须提交全体塞浦路斯人民来决定取舍。

136. 就希腊-土耳其对话而言，我很高兴地赞同刚才埃拉尔普大使所说的话。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接到我的外交部长与他的土耳其同事查拉让吉尔先生上星期会谈的详细报告，但从前几天我收到的电报里，我得悉，我的外交部长向土耳其外交部长表明，希腊政府决心就两国之间存在的一切障碍，包括塞浦路斯问题在内，继续希腊与土耳其的对话，以求为它们之间的友好合作恢复正常状态。

137. 我想，这回答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听到的规劝和忠告，它们要求那些主要有关方面作最大的努力，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我愿意再一次向他们保证，我的政府从一开始起所做的、正在做的、并将继续做的，都是为了竭尽所能，寻找这样一种解决方法。

138.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松井大使提出了另一个意见——确实，我象费德林大使一样到过日本，对日本人有些了解——他敦促我们这些主要有关方面利用联合国的一切机构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就这点而言，我必须提醒松井大使，至少希腊从来没有拒绝联合国机构的帮助，尤其是安理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

日首次决议中关于设立调解机构来探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做法。

139. 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我不想回答我的朋友埃拉尔普先生，他对秘书长的报告〔S/7969〕第29段提出了他的看法。至于我，我不认为这一段所包含的情况的内容有很重要的意义。就那点而言，人们确实可以找到其他相反的论据，用来驳斥埃拉尔普先生。但我将把这问题留给罗西泽斯先生的特殊工作范围内，因为他是代表塞浦路斯的，这问题理应由他来回答。

140. **西洛斯先生**（巴西）：巴西代表团感到十分高兴，能和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印度、日本、马里和尼日利亚等国代表团一起提交刚被安全理事会所采纳的决议草案〔S/7996〕。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深信安理会会支持秘书长关于在塞浦路斯延长联合国部队驻扎时间的建议。然而，我们仍应指出，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说法，即实质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

141. 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目的在于解决问题，而不在于使这问题冻结在一个危险的水平上。

142.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那些对伯纳德斯大使作为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私人代表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赞扬的代表团。

143. **主席**：我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塞浦路斯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144.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只想说几句话。首先，我要感谢土耳其的代表埃拉尔普先生。因为他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地正式声明，分治只是一种神话。我们对这点非常重视。理所当然，他谈到分治是一种神话时，他应该也是指以任何其他伪装出现的任何分治形式。

145. 然而，我必须解释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问题。我提起它是因为土耳其前外交部长厄尔金先生在一九六四年六月这么说过：“要根本解决（塞浦路斯的问题）……必须割让一部分塞浦路斯给希腊，而另一部分靠近土耳其亚细亚海岸的领土应归土耳其。”还有，前土耳其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先生在一九六四

年九月八日说过：“为了遵守条约的规定，我们正式提出的是联邦制的概念，而不是分治的理论。”

146. 但在土耳其代表发出声明之后，我们对这问题觉得更加乐观了。我想提出另一个问题。埃拉尔普先生把塞浦路斯政府说成是塞浦路斯的非法政府。塞浦路斯政府完全被联合国所承认，被联合国的每一个会员国（包括土耳其在内）所承认，同时也被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所承认。大家公认它是塞浦路斯的主权政府，它有责任维护岛上的法律和秩序。因此，埃拉尔普先生试图利用各种词藻来毁谤塞浦路斯政府的声誉是徒劳无益的。

147. 我们也要感谢希腊的代表，因为他的声明我们完全同意；同时也要说明，很清楚，我们是指望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

148. 考虑到安理会为调解所做的努力——它已受到阻挠——我们相信，盖洛·普拉札报告¹⁰是协商和讨论的良好基础，我们希望有一天它会得到它应得的尊重。

149. 最后，我想就塞浦路斯进口武器的问题说几句话。正如我前次所讲的，因为形势需要，塞浦路斯政府是愿意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合作的，同时允许检查进口武器，并提供清单。我们是根据合作的精神，而不是以任何有损塞浦路斯国家主权的精神这样做的。塞浦路斯政府天然负有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责任，这也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安全理事会决议中通过的。无论何时，只要它认为有必要为其警察进口武器时，它就可以这样做，任何干涉都无济于事。它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主权国，它能行使它的主权。

150. **主席：**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151.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我有一句话要

说，这不会超过一分钟。关于塞浦路斯政府的法律地位问题，确实，我们承认塞浦路斯政府，把它作为岛上事实上存在的政权，而且和它保持着联系。但是，我们仍然始终说它是一个叛乱政府；它是非法的。在三月四日决议中提到的塞浦路斯政府，至少还保持着它的宪法形式。那时它有三个土耳其族阁员，正如宪法所规定的一样。但三月四日决议之后不久，新的阁员——希腊阁员即被任命代替了他们。所以，三月四日决议所肯定的塞浦路斯政府的形式本身已被改变。我的朋友和同事利阿蒂斯先生企图贬低秘书长报告第29段的重大意义，而我相反，对此表示极大的不安。

152. 这是很重大的一个步骤。我们都知道军队的官兵，正象外交官一样，也是政府的公务人员。假定希腊的外交界有一种外交制服，而塞浦路斯的大使却穿着那种制服来开会，或者向希腊国王宣誓效忠，那么安理会将有何感想呢？我看不出这和武装部队向希腊国王宣誓忠顺有何不同。

153. **主席：**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154. **罗西泽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只有半句话要说。关于土耳其代表说什么从政府中驱逐土耳其族的成员，这完全是歪曲。他们退出是表示支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的叛乱。因此，自从一九六〇年八月以来，有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是政府的正式成员，在各方面行使赋予他们的各种职权。只有当叛乱开始，当时的副总统宣布宪法不再生效，塞浦路斯国家不再存在——这是为了希望出现分治的局面——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政府的成员。

155. 情况就是如此。我们非常愿意看到团结合作的精神重新出现在国家统一的事业中，而没有分裂的规定，并且多数民族的权利，正如土耳其少数民族的权利一样，得到尊重。

¹⁰同上，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月、三月份补编。

下午五时二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